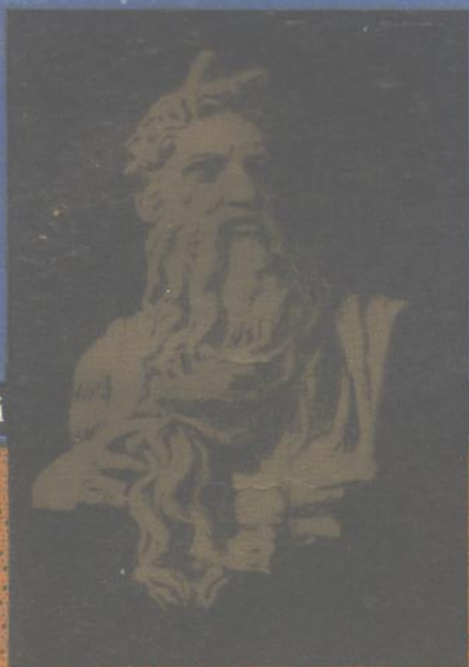


tian jīn
rénmín
chū
bān
shè

天津人民出版社

youTai

Ren De WenHuaShi



● 朱子仪 著

流亡者的 神话

犹太人的文化史



流亡者的“神话”

——犹太人的文化史

朱子仪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流亡者的神话
——犹太人的文化史
朱子仪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965 毫米 长 32 开本 10.625 印张 166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201-01286-X/G · 591

定 价:6.00 元

前 言

神话里总是充满了奇迹，有的时候是神的奇迹，有的时候则是人的奇迹。当残酷的命运击碎了这一群体人们对神的奇迹过分的迷信，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也随之被驱散而流浪异国他乡，他们无疑承受了巨大的悲哀，但他们从未放弃过对新的奇迹的向往。他们尝试着去创造新的奇迹，因为这些新的奇迹有可能拯救他们自己，也有可能对世界、对人类有所奉献。就在遭受狂暴命运一次又一次击打的同时，他们执着地发掘生命的内在意义，千方百计去开创新的生活，从而完成了有关他们自己的一个伟大奇迹的创造。

这一群体的人们即是犹太人，他们曾以流亡者的身分度过许多个世纪，经受了孤独、屈辱、诅咒和迫害。一部犹太人的文化史便是一部关于人的忍耐力和创造力的“神话”。

由于对犹太人文化史的研究长期受到冷落，致使与之有关的内容在国人的头脑中仅仅成为彼

此孤立的片断。这些片断仿佛是五光十色的珠子，每一颗都非常鲜明、耀眼，但它们却是零散的——我们很少有意识地将它们放到同一个前提下（即它们都是关于犹太人的，是犹太人的文化创造）予以认真思考。而这样的思考绝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象结交一个朋友一样全面、深入认识一个民族。现在就让我们在“犹太人的文化史”的题目下，把有关犹太文化的种种片断统统加以连接，让它们来展现足以反映一个民族精神特征的生动历史。

目 录

前言

绪论：犹太文化——落难者的创造	(1)
第一章 犹太历史的开端	(11)
第二章 以色列诸王与耶路撒冷	(30)
第三章 巴比伦之囚与犹太教圣火	(53)
第四章 先知耶稣与犹太人的永久放逐 ...	(82)
第五章 犹太教与基督教	(120)
第六章 大流散：人与神的悲剧	(138)
第七章 流亡者的理性生活	(170)
第八章 在约伯的天平上	(198)
第九章 犹太人的解放	(231)
第十章 反犹主义：从种族歧视到种族 灭绝	(251)
第十一章 犹太意识与二十世纪西方 文化	(275)
附录：以色列国简介和大事记	(316)

绪论：犹太文化—— 落难者的创造

对于犹太人的神话传说(比如人类祖先的放逐、挪亚方舟),读者是不可能全然陌生的。对于犹太人在本世纪中期的悲惨遭遇,读者更是难以忘怀。尽管这样,在犹太人的神话与现实之间仍有众多的谜需要解说。担负这样的解说任务,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对这个民族做一次文明史的追溯,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对这个民族总体文化意识的追溯。犹太民族文化意识的独特性将是至关重要的,而描述这种独特性的形成、发展和延续便是本书的基本内容。

说到犹太人,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圣经》故事里渴望进入天堂可最终堕入地狱的不幸的人们。众所周知,基督教《圣经》的“旧约”部分几乎全部是关于犹太人的——他们的神话、传说、史实、宗教礼仪和文学作品。然而,这种通常为世人所接受的从属关系却是虚妄的。犹太人是这些神圣篇章的最初拥有者,他们才是这大半部基督教《圣

经》的实际主人。不仅如此，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奉献还远远超出了一部“旧约”所能包括的范围。

犹太人的故乡是在东方。由于犹太文化经常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源泉而被提及，人们有时竟会忘记这个文化及它的创造者们的真实归属。犹太人显然又不仅仅属于东方，他们的特殊经历又使他们具有某种超越狭隘的地域乃至狭隘的民族界限的性质。他们的文化也具有一定的世界性。而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西方），“犹太人”也早已成为人类苦难的代名词。这在一些西方现代文学名著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在其再现“人的精神”的巨著《尤利西斯》里，将其屈辱、负疚的主人公布卢姆设计为犹太人的身份绝非偶然之举。乔伊斯曾称《尤利西斯》是“一部两个种族（以色列和爱尔兰）的史诗……”他还对一位评论者说过：“你得自己尝过流亡的滋味，才能理解我的书。”^①而索尔·贝娄^②小说《赫索格》的主人公，从其犹太母亲脸上找到的“忧伤”也绝非这个民族所独有，尽管这种忧伤反映出一个民族有过深沉的经历，反映出这个民族对幸福和死亡的态度。这种“忧伤”在远远超出

① 金隄《西方文学的一部奇书——论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② 索尔·贝娄：美国犹太裔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犹太种族自身的读者圈子里产生了普遍的意义，这种“忧伤”实际上是充任了人类境遇的某种象征。

犹太人的坎坷经历似乎可以从《旧约》里寻找开端，但要真正认识这个民族，我们却先要把这个民族从这部远非包罗万象的古老圣书里解放出来。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犹太人，这并不是由神明的意愿决定的单一的生命线，这股倔强的生命源泉默默地创造、奉献，与喧嚣的历史相伴随而喷涌至今，其根本点恰恰是这些不幸的人们从不放弃而且不断地寻觅任何改变甚至把握自身命运的机会。犹太民族，作为采自神秘东方的“活化石”，我们相信它本身就是一部关于人生的深刻的“启示录”，或许那里面并没多少神秘之处，或许上帝、神灵并没有充当主要角色，但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是人，是和我们同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一代接一代在绝无仅有的逆境里生活、创造；这我们就够了，因为我们已经接触到了这块“活化石”的真正含义。

与“犹太人”有关的异常繁杂的传说和史实，总是给人以枝节横生的印象。

犹太人似乎是富有的。他们在传说里通常是紧攥钱袋或死守金库，是卑鄙的放高利贷者，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里的丑角夏洛克就十分典型。犹太人在办实业方面确实也取得了非凡的成

就。近现代西方银行家、大企业家中有为数不少的犹太裔人物。其中罗思柴尔德家族作为欧洲最著名的银行世家，曾对欧洲经济影响达 200 年之久。这对于一个在西方各国散居的少数民族来说，当然是极其引人注目的事情。

犹太人的智慧又是超凡的。除了物质领域精明的经商本事，精神领域同样有惊人的贡献。人们可以列举出类拔萃乃至以其伟大的思想震撼世界的犹太裔人物，象斯宾诺莎、马克思、爱因斯坦等等，探寻真知、真理是他们的使命。无论是哲学界、心理学界，还是文学艺术界，都有犹太人的显要位置。

在当今世界，犹太人似乎又是好战的。中东地区战火不断，以色列人理应负重大责任。以色列军人对阿拉伯领土的侵略一再成为令人头疼的国际问题。

犹太人又象是过分守旧的。他们就象古埃及人保存木乃伊一般热情地保护宗教礼仪和风俗习惯。虔诚犹太教信徒的服饰、举止和信仰与现代社会生活很是格格不入。

现象方面的枝节横生，自然是会诱导人们因注重某一侧面而分别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犹太人的历史和文化有其本质的一面，那就是受难。犹太人自古及今几乎总是以落难者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世界历史上那些犹太人的

受难图显然给人以更加难以磨灭的印象：中世纪处决异教徒的火刑架频频飞扬起犹太人的骨灰；迫害和杀戮即使是在黑暗时代^①结束之后也时有发生，而最残酷的一次竟发生在这个世纪，希特勒丧心病狂地将数百万犹太人送进了毒气室……苦难，连绵不绝的苦难，是犹太民族史不言而喻的焦点。犹太民族正是在苦难之中蹒跚走来，在血与泪里磨炼、造就自己的性格。一位美国评论家曾经写道：“对于生命的真正意义的更深刻了解，有谁能比犹太人更好地教育我们呢？这些最有经验、最老练的受苦的人。”

说犹太民族历尽磨难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对于粗心和健忘的人们，关于犹太人的一切仿佛在遥远过去的某个时候已被彻底地埋葬了，只是在某些时候，它们才离奇地重现在他们的面前。从历史上看，犹太人沉默过，但从未真正消亡。是他们，常常被剥夺生存的权利，而不屈不挠的生存信仰又一次次拯救他们于灭绝的边缘。在苦难里行走，不见太阳的白昼和寒冷的黑夜几乎没有尽头，要温暖自己伤痕累累和疲惫的身躯只有自己去点上一堆火（哪怕是一小堆）——这就是顽强的犹太民族历史性的主题。正是在把握自身命运的种种尝试与挫折之中，犹太人在世界文明的殿堂里，点燃

① 指欧洲中世纪。

了一堆令人肃然起敬的辉煌的圣火。正是这堆圣火，曾给落难者带来希望，同时也照亮了连接犹太民族神话与现实的若明若暗的空间。

犹太传统文化的结构基本上可以由“旧约”所提供的犹太人神话传说的系统加以界定，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宗教即是犹太古代文化的主要内容。神话传说的意义或许远不及有据可考的史实，因为相当一部分神话传说直接来源于人们的幻想，那些离奇的事件不可能在某时某地真的发生过。然而，仅仅建立这样的认识是无法掌握关于神话传说的全部知识的。

神话传说既是宗教的“建筑材料”，又是宗教的核心内容，更重要的是，神话传说与宗教本身都是文化的体现。它们产生于特定的“土壤”，是人类对自身力量深感迷惘以及无时不置身于憧憬与恐惧之间的产物，是人们置身于苦难现实又试图超越它所创造的另一种“现实”——它时常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神话传说与现实既然是由前者的创造者兼后者的经历者充当媒介的，就必然要受到这创造者兼经历者自身的境遇和情感的制约。可能“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创造历史”，然而他们并不是无缘无故创造他们所信奉的一切的。宗教或神话传说对于一个身处逆境的古代民族无异于是一种良好的粘合剂，它把这个民族的零散成员都聚拢到统一的精神或统一的声音（神明的

声音)之下,虔信作为他们深信不疑的、有希望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也会使他们屈辱的生活产生新的意义。因此,宗教或神话传说同时也意味着去确立一种适应现实的“规范”的生活态度,建立一整套“规范”的生活方式。德国哲学怪杰尼采以其清高的目光,也曾看破宗教或神话传说的这个本质内容。他不无嘲讽地指出,某些宗教(比如基督教)创造者的“真正发明”就在于“建立一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及日常习俗,并使人们能够接受,沉浸其中而不知倦怠”,“也给与这种生活模式一种解释,并以其最高之道德观念来启发人们”,使之成为“人们为之挣扎,在某些情况下甚而置其生命于不顾的至善之物。”(《快乐的科学》)

既然宗教是一种文化,经常表现为特定的生活方式,它就不可能浸泡在历史的长河里任人世沧海桑田而无动于衷。神话传说的内容及对以往神话传说的阐释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文化的外在形式和所包含的内容都会随着时代和所属民族境遇的变更而或多或少发生变化,宗教、神话传说也不例外,它们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里所占据的位置和产生的影响在不同时代有所差异实在是正常现象。犹太教作为一个古老的、弱小的民族文化的体现,至今仍能引得世人浓厚的兴趣,其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它在世界文化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对基督教文化和伊

伊斯兰文化的“奉献”。当今三大宗教的行列中并没有犹太教，但它却无疑是在世界文明史上发生过最重大影响的宗教之一。犹太教受到世人青睐的一个相对次要的原因则在于它的绝对保守的属性。时至今日，犹太教似乎仍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看它的变异都是微乎其微的。它既未消亡，也无多大发展。“旧约”时代的许多东西几乎是原封不动地保留到今天，可以说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当然，没有人一味想去创造这样的奇迹，这也不是哪个人或哪一群人所能办到的。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就仿佛一个人过早地遭遇残酷的打击和压制，而且这种打击和压制竟连续不断，以致他似乎已经注定要在怀旧的阴郁心境里度过余生。犹太教好象没有能力跟上历史的主流，或者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它被历史的主流摒弃了，偶而被卷在其中也只是经受一番狂暴水流的左推右撞，无力自主。我们只有作出这样的假定，即这个民族始终处于一种很少变动的境遇中，某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把它与其他民族相隔绝，而且一隔绝就是数百年、上千年。恩格斯说过，“……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在犹太教这个文化本体中，那种“传统的材料”为数众多乃至经历数千年而几近一成不变，构成了与异己的外界的顽强对抗。

正象我们所反复强调的,犹太文化实际上是由落难者创造的。犹太人虽有过十分短暂的兴盛时期,还一度击退过罗马大军,却从来不是一个能与“强大”沾点边的民族。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经常被无情地驱赶而沦为一文不名的流亡者;即使他们有幸在某一块土地上结集成社团,在强大的敌对势力面前也几乎总是不堪一击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犹太文化较之一般胜利者的自吹自擂要深刻、沉重得多。

现存历史文献记载中,第一次提到以色列是在公元前 1223 年,埃及法老梅尼普塔的一个碑刻上有“以色列已化为废墟,但它的种族并未灭绝”的字句。也就是说,犹太文化史的篇章几乎从它的最初几页开始,就充满了幸存者的反思。

在欧洲基督教社会,许多个世纪里凡犹太人被公开提及,总是有残酷的迫害紧随其后。连基督徒中一些最为明达的心灵都不免因固有的宗教偏见而沾有污点。以中世纪重要的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为例。尽管他一方面请求世俗统治者保持公正、勿施暴政,另一方面却认可教会对犹太人的歧视、隔离措施。^① 同样出于对基督教的忠诚,17 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也在重复所谓犹太人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指控以后,认定犹

^① 参见《论对犹太人的统治》,《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太人“沦于悲惨”是必要的。^①舆论固然可畏，可由舆论激发的狂热行动更是无情。在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之中，经历万般劫难而得以寿终实属不易。

据近年来的统计，遍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总数约为 1500 万人。其中在美国的犹太人人数最多，约 600 万人。以色列其次，现有犹太约 310 万人。苏联居第三位，有犹太约 210 万人。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仍旧是灾难的幸存者，纳粹毒气室是他们内心深处尚未完全散尽的恶梦。

作为 20 世纪哲学界主要人物之一的维特根斯坦，有一次在笔记里把犹太人形容为“树不是弯曲了，而是折断了。”^②当我们对犹太人的历史进行一次追溯的时候，很难抑制对他们可悲境遇的同情。维特根斯坦又写道：“在犹太人那里有不毛之地，可是在其绵薄的石层底下躺着精神和智慧的溶液。”^③他的这个描述在犹太人的神话传说及其他精神创造与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之间架起了桥梁。犹太人拥有这一切——极端不幸的经历和辉煌的精神创造。

① 《思想录》中译本第 296 页。

②③ 引自《文化和价值》中译本。维特根斯坦是犹太裔哲学家。

第一章 犹太历史的开端

有位现代犹太史学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以色列的历史在晨昏蒙影中开始。其中，史实与传说彼此交融，难以分辨。传说已经成为我们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好象是真正存在过的事情一样……”^①犹太人由上帝创造世间万物起始的神话传说系统似乎提供了人类和犹太人最初历史的顺序，而这个顺序也早已成为犹太人及基督徒解释历史的传统模式。尽管我们无法把犹太《圣经》《创世记》里的许多内容作为史实来看待，但除去这卷经书，我们便一无所有。因此，除了剔除其开始部分的纯粹神话（象上帝造物、造人，人类始祖偷食禁果被逐）有待以后阐释，我们也不妨按照它的顺序来叙述犹太民族的开端，因为千百年来，这些传说是如此深刻地渗入犹太人的意识里，以致很少有人想对

^① [以色列] 阿巴·埃班《犹太史》（原名《我的民族—犹太史》）中译本第3页。